

昭和五年 上原 勇 著

民國二十年

蕭山 來偉良 譯
孔 謁如

孫子之新研究

南京 共和書局發行

溫
故
知
新

李濟深



昭和五年
民國二十年

蕭山孫偉良著
孔詒如譯

孫子之新研究全一冊
精裝二冊定價一元六角
平裝二冊定價一元二角

版權所有

印刷者 共和書局

發行者 共和書局

南京花牌樓
電話二一八〇

分發所 各大書局

民國二十年六月出版

序

孫氏書乃古今名著。人殆無不知。保持其超越時代之聲價。如此書者不多觀。惟文章甚難解。現代人不堪卒讀。雖云時代之相隔。然以如是名文。束之高閣。委於蠹蝕。不知惜者。爲非聖代之一大恨事歟。阿多君博學士也。有慨於近時漢文學之萎靡不振。文字之素養甚衰。爰先染手本書。徐謀斯學之興隆。專心研鑽者久矣。今前後約九年。本稿以成。求序於余。余感其志之篤。執而讀之。解說以採最近史實爲主。又能以平易之語。使此古書於一讀之餘。理路井然。是殆君所謂古文之現代化。達其意。得其要歟。

抑孫子書。不僅關於軍國之事。推孫子之用心。以之處理世事。亦可無遺憾矣。今以此難解之書。乃得平易了解之。喜甚。爲誌一言於卷首。上原勇作。

孫子之新研究述作之目的

日本國民自明治維新之變革。善能攝取西洋文明。順世界之大潮。以完成回天之事功。拮据僅半世紀。一躍而列於一等國之伍。爲世界所驚倒者。蓋以日本國民於上下二千年中。有漢文學之素養。爲其原因。乃識者之所公認者也。人欲理解他之智識且消化之者。本非有相當之素養不可。徵之日本歷史。爲當然之結果。無論何人。不能否定。追溯去今一千六百餘年以前。文字始由漢土而輸入日本。以日本國民愛文化求智識之熱心。遂將其文字一一施以國音訓音。完全取爲日本語之中心。以完成此光輝之大和民族之一大國語。在人文史上。正可視爲惟一之奇蹟的大偉業。故如今日之所謂漢文學者。實爲日本文學之一古典。如稱爲漢學或漢文學而視爲一種之外國語。不當之甚也。

。且將二千年來異常努力之結果。竟蔑視之矣。

然今以銳意輸入泰西文物之故。至將此文明淵源之古典學之一科。殆已棄置之而不顧。更進而見漢字排斥論之大流行。日本國語之紛亂與衰退。不知伊於胡底。反有認此爲時代的進步者。果何所恃而云然乎。世間或有論假名字、羅馬字及新字等之使用者。至於今日。尙言其實用嗶嗶不休。可謂爲論者之迂也。人又有謂歐語歐文之字母少。修學爲易。反之。漢字之複雜多義。不易修習者。然徵之實際。日本中學以上之諸學校。每週以最大之時間。以爲英語之學習。帝國現行之學制。恰若創設一外國語學校之奇觀。然一言其實績。則爲一般子弟所苦心最甚收穫最少。徒令天下英才之失望。是豈不足以證明夫歐語歐文之學習。亦決非容易之事乎。

凡國民所有之語言文字。各有獨自之淵源。又其發達之路程。亦各有數千年之歷史。其浸潤之深。又其所特有感興與感動。究非他國語

之所能取而代之也。今一朝欲謀改廢之。詎非較癡人說夢爲尤甚乎。可謂於語言文字發達之歷史。全屬茫然也。

抑日本語以漢字爲中心。另與假名文字相拼用。其修習之容易。及其表現之自由自在。雅俗宜人。固無論矣。且關於其運用。無論爲東洋流之能動的主觀的記述。或如西洋流之受動的客觀的記述。伸縮自在。驅使縱橫。凡筆力之所及。大有八面玲瓏融通無礙之便利。此乃日本國語所獨有。世界殆無其匹。今若取去其中樞之漢字。其結果將如何。無論何人。當能意料及之。余何言哉。

試思之。古典之研究。在歐美諸國。亦久以之而爲民性之陶冶教養之源泉。各國莫不注重之。無待吾人之贅述。日本人之學漢文學。比於歐美人之學羅甸希臘語爲容易。不待識者而後知。是無他。如今日所謂之漢文學。已爲日本人民所占有。視爲自家藥籠中物矣。

且產生此漢字漢文之中國。其文學的發達。有世界獨步之誇。素稱

爲文字之國。其包藏之語言。豐富華麗。實足令人驚駭。至於是等漢語漢文之語法之特徵。莊重而典雅。簡潔而明快。達意而富於含蓄。是實人類界之絕品。世界夙有公論。日本國語之本源在是寶庫在是。吾人所不可須臾忘也。

今棄寶庫而不顧。徒羨隣家之珠玉。果何爲乎。觀於我（日人自稱下同）語學教育之實際。將爲自國語乎。將爲外國語乎。大有顧彼失此顧此失彼之狀況。識者之不勝遺憾。固其所也。

余輩豈敢言古典研究氣運之復興。惟平生之志願所在。不能自己耳。夙欲得一適當之書。加以最現代之解說。聊以供當代漢文學之賞鑑趣味。今選孫子之名篇而研究之。以介紹之於江湖。并以請大方之示教。

試思之。孫子之書。實屬希觀。今按其著作之年代。約在去今二千

五百餘年以前。如是之名著。傳至現在而尙存在。實可視爲一奇蹟。如人所知。中國爲世界最古之文明國。上古以來。已有典籍之存在。惟尙未有紙之發明。重要之記錄。乃書寫於竹片、石片或獸皮等而留傳。是等古代今殆無遺留者。惟至春秋時代之末期。孔子編纂詩書易春秋禮記及樂記等書。爲最可憑信之古書。然孫子殆與孔子爲同時代之人。據史傳孫子著此書。爲吳王闔廬所知。用爲將。破強國之楚。威加於齊晉二國。征服南越。吳王之聲威大振。凡四年。有孔子爲魯宰相之記錄。然則孔子之編六經。當在孫氏著書之後。故本書與孔子之六經。爲今日所存中國最古之書。更謂爲世界最古之書。亦非過言也。所謂武經之宗。學者無異詞焉。

孫子爲富於天才之人。其書之在今日。無論何人。莫不謂爲萬古不易之真理。又其頭腦之甚有組織。思想之博大。讀者不勝驚嘆。而不及古人之感。在古時未有印刷與紙之時代。爲政者皆視爲石室秘本

。代代相傳。比較的尙不失其原文。以至於今日。故學者復稱孫子爲兵聖。其書稱爲兵經。與六經諸書並重。亦固其所。

本書自秦漢以來。相傳爲王家兵家之秘本。禁其流布於世。故註解之者。亦少。三國時代之梟雄。魏之曹操始註之。世稱爲魏武之註者。此是也。以後註解之者續出。宋之吉天保集魏之武帝、唐之李筌、宋之梅聖俞等十家之註解爲一書。稱爲孫子十家註。最稱善本。坊間多有之。在日本之德川時代。明之趙本學之註釋書。流行最廣。其書富於引例。解義簡明。引類的確。故日本幕府時代漢文大家之孫子註。多用以爲參攷。日本之註釋孫子書者。以林羅山、山鹿素行及物徂徠爲最著名。其他至於最近。尙有數家。惟大抵於中國學者之註釋。略爲增刪而已。若無何精深之研究也。

著者於本書註解之初。先讀趙本學之書。更參攷於吉天保之十家註及日本二三學者之書。然雖熟讀之。或如可解。或如不可解。苦心慘

談。忽忽經年。蓋所有之註釋。大抵置重於文義之解說文章之段落。乃從來註釋家之通弊。以今日之語言之。其爲有系統的組織的而研究闡明其真髓之所在者。殆無一焉。從孫子言之。僅就其片言隻語。爲斷片的之喧傳。而於著者經綸之所在深宜研究之要點等。能明了之者。吾未之見焉。所最遺憾者。從來中國學者書中所散見之權謀計等文字。視之過重。以爲本書之根底。專在於權謀術數。甚者以孫子爲詭譎之學云云。適以暴露侏儒其之短見。而長誤本書之價值也。若本書之根底。果僅在於術數者。則著者雖揮其妙筆。擅於粉飾。而欲保其不朽之生命。至於今日。尙令讀者有一派清新之感興者。詎可得耶。

書中誠有關於權道之記載。夫人事紛紜。臨機爲應變之處置。在日常之和平事務且然。况如兵事者。尤須以機智應變之動作爲必要乎。聖如孔子。猶有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之教訓。蓋聖智滿於活機。膠柱鼓瑟之愚。雖聖人亦極力排斥之。故本書之言及權之一事。乃爲當然以

上之至當事。故以此爲孫子咎者。亦可謂不通事理之甚者也。

用兵之道。自古爲至難之事。故司馬遷著史記。加入孫吳列傳。有如下云云以說明其理由。

非信、廉、仁、勇不能傳兵論劍。與道同符。內可以治身。外可以應變。君子比德焉。

云云。全爲將帥之任。內以合於仁義之大道。外以兼於應變之機智。非然者所不能也。其可比於君子之德業。誠爲至論。由是觀之。不自務本於內。徒恃譎詐權變。則不足以當兵事之重任。固明白之理也。

本書從來之解釋。如上所述。大抵在混亂之狀態中。是以更求其明解於近世之類書。涉臘於最近發行軍事關係之書籍。其中以大正十五年初夏發行日本陸軍大學校所譯。德將哥麥爾芬特爾戈爾茲元帥所著國民皆兵論爲主。以及昭和四年二月制定之日本陸軍戰鬥綱要、操典及普國軍事哲學者之泰斗克洛賽伊茲大將所著大戰學理等之書。發見

其最有力者。彼此對照。大得所啓發之處。如本書之始計及作戰兩篇。每節殆無不引用戈爾茲元帥所著之書。其他參攷書目。今不一一記載。要之註者前後約經十年之歲月。雖未可謂爲完全。亦漸至於脫稿。

要之。孫子爲一種信念的之人。同時其大綱最貴於事前之成算。畏天敬敵。務盡人力以爲勝敗之絕對的原則。通讀全書。即可窺知之。又若視爲貴重之處世訓。亦屬不易之真理。是又吾人讀本書者。所拾得之一大收穫也。

今者國防問題。乃最近世界大戰以後。各國莫不以爲國民的大事業。尤以處世之道。關於人事之成敗。舉世盡在苦惱之中。惟此書則於國民的軍事思想之養成。既可得其助力。且於現代之處世難。亦可得一大警告。乃註者之所深幸也。因言本書述作之由來如此。

又本書蒙上原元帥閣下之序言。增光拙著。不勝感激。關於本書著

作之事業。得長友三木榮八之援助爲多。又日本郵船會社渡邊水太郎氏對於本書之刊行。與以貴重之助力。併誌於此。以表謝忱。

日本昭和五年八月阿多俊介識於目黑山莊

孫子之傳記

孫子齊人也。不詳其父母及師爲何如人。緣何結於吳。何時辭職。終於何地。今殆不可考。一說謂推薦孫子於吳王者。乃當時楚之亡臣仕於吳之伍子胥也。及吳王破越及楚。得志。耽於酒色。故去。傳聞如是。果足信歟。惟史記有孫子列傳。其文曰。孫子武者齊人也。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。闔廬曰。子之十三篇。吾盡觀之矣。可以小試勒兵乎。對曰可也。闔廬曰。可試以婦人乎。曰可。於是許之。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。孫子分爲二隊。以王之寵姬二人。各爲隊長。皆令持戟。令之曰。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。婦人曰知之。孫子曰。前則視心。左視左手。右視右手。復卽視背。婦人曰諾。約束旣布。乃設鉄鉞。卽三令五申之。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。孫子曰。約束不明。申令不熟。將之罪也。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。婦人復大笑。孫子曰。約

東不明。申令不熟。將之罪也。既已明而不如法者。吏士之罪也。乃欲斬左右隊長。吳王從臺上觀。見且斬愛姬。大駭。趣使使下令曰。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。食不甘味。願勿斬也。孫子曰。臣既受命爲將。將在軍。君命有所不受。遂斬隊長二人以徇。用其次爲隊長。於是復鼓之。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。無敢出聲。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。兵既整齊。王可試下觀之。惟王所欲用之。雖赴水火猶可也。吳王曰。將軍罷休就舍。寡人不願下觀。孫子曰。王徒好其言。不能用其實。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。卒以爲將。西破強楚入郢。北威齊晉。顯名諸侯。孫子與有力焉。太史公傳孫子。如是而已。間嘗思之。孫子之爲人。殆卽彼所謂進不求名者歟。諺有云。出則將。入則相。古來戰勝歸來。大抵參知政事。以孫子之才識。分固宜也。太史公傳不及此者。其殆功成不居飄然而去乎。韜光晦迹。不知所終。古名將之典型。襟懷風格。亦大可想見矣。